

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第三集的播出。諸位觀眾，大家好，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看文：

【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】

我們上一集講過，這集大概再給大家報告一下。這是說出俞淨意公這篇傳記的年代，以及發生這個事情的地點。明朝嘉靖這個時代，距離我們現在四百八十幾年，將近要五百年，『明嘉靖時』就是這個傳記發生的年代。傳記的主角他是江西省人，現在大陸上江西。他姓俞，『諱都』，他的名叫做「都」。『字良臣』，他的字號，名叫做都，字叫「良臣」。這是古時候的人有名跟字，字是外號，名是內號，所以有名有字。『十八歲為諸生』，這是俗話講的秀才，古時候讀書人考試考中秀才，秀才就是「諸生」，有了秀才的資格就能夠教學生。『每試必高等』，他很聰明，每一次考試都考第一名。

【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。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】

這一段是講出他壯年的時候非常的潦倒，從這個文裡面我們來看，他壯年的時候，他的遭遇也非常的不幸。他壯年家境不好，『家貧授徒』，這是過去古時候不像現在有學校，古時候我們中國人是私塾的教學，一個秀才當老師教一些學生。以前不是像現在有薪

水，學校老師有固定薪水，這個學生家境若比較能過得去，過年過節供養老師就比較多一點；家境如果比較貧寒，他的供養，一般講束脩，古時候講束脩，供養老師的財物就比較少；甚至很清苦的家庭，他根本就沒有能力來供養，這也有。「家貧授徒」，教一些學生，只是靠學生一些微薄的供養，這樣的過日子。同時他也跟『同庠生』，「同庠生」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同學，跟他一起讀書的這些同學有十幾個人，『結文昌社』。「文昌社」，社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社會團體，他這個社會團體是以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教誨、教訓的宗旨來推廣的，像我們現在講的社團性質一樣。

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主要宗旨就是下面講的『惜字，放生，戒淫殺口過』，這是主要的宗旨。「字」就是字紙，「惜」就是愛惜，凡是有寫字的字紙不能亂丟，在古時候很重視字紙。如果是寫壞了的字紙要怎麼處理？古時候的人都是保持乾淨拿去燒，灰也不能隨便丟垃圾桶，要找一個乾淨的袋子，比如麵粉袋、布袋，乾淨的，灰燒一段時間，把它撿一撿，給它裝在乾淨袋子裡面。如果有到大海，選一顆石頭，有船出海，或是大江、大河，把它沉在大海江河當中，不要讓它漂流在河邊。另外也是用袋子裝起來，埋在比較深山，沒有人行走的地方，埋在地下，或者樹下，不能亂丟。在我們台灣鹿港，我曾經去看，有一間廟，可能以前有很多廟的門口都還有惜字亭，專門在燒字紙的火爐。這是過去我們中國民間對惜字非常的重視。

過去字紙確實得來不容易，過去印刷術不發達，想要有一本書、一本冊子，大部分都是人工用毛筆抄寫，一字一字抄，一字一字寫。印刷術不發達要想得到一本書確實不簡單，因此這得來不容易，很辛苦才能夠得到一本書、一篇文章，所以字紙特別愛惜，不敢亂丟。如果是壞了不能用，也是做以上我們所講的那些方法處理。

字是中國古聖先賢留的文字，文字它是有教化的作用，所以文字裡面都是啟發我們的智慧。聖賢造字，倉頡造字，這有很深的道理，所以惜字也是尊敬聖賢的一種具體表現，這在民間我們都可以看到。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還有很多寺廟推廣惜字紙，現在大陸上就很少很少看到這個，在我們台灣還有很多的寺廟保留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好的風俗習慣。

現代惜字的做法，現在印刷術發達，報章雜誌，甚至佛經、佛像印在報紙雜誌，要依照以前這個方式來處理確實有困難。特別是在都市裡面住公寓式的，要燒字紙確實也不方便，因此如果有這些報章雜誌，現在有回收，回收再做再生紙，這總是比丟在垃圾桶還好，如果能夠這樣處理就很好。有字紙我們最好，現在有回收字紙的，壞的佛經、佛像、一般的書籍，我們做個回收，別隨便把它丟在垃圾桶，現在能夠做這樣的處理，這樣就很好。這是說惜字。

「放生」，這在我們佛門裡面，在過去中國古代的社會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儒釋道三家，我們一般講三教，三教就是儒教、道教、佛教，這三家就是教育，這三家的教育都融合成一家。像在台北縣汐止市拱北殿，供奉的主神是孚佑帝君，就是呂洞賓呂祖，我們一般民間講仙公，像木柵指南宮的仙公廟，跟那是一樣。它供奉也是供奉孔子、釋迦牟尼佛，中間是老子、呂祖，這就是傳統的儒釋道三教融合成一體。因此放生這件事情，在佛家、道家、儒家也都有在做這件好事。所以放生，我們從這裡來看，至少明朝以前就有了。我們在佛門裡面祖師的傳記裡面，大家都知道，過去家師淨空上人在講經的時候也常常談起，我們淨宗六祖永明延壽禪師，在還沒出家的時候，他做一個國家的稅務官，管稅金的，他偷取國家的稅金去放生。以後被查到，皇帝要判他死刑，交代看他是不是要處死他的時候，是不是面有改色，如果面有改色就處死他，如果

面不改色，才帶他來見我。

結果到臨刑那一天，永明延壽禪師面不改色，很自然、很自在。那個監斬官就很奇怪，問說：就要砍你頭了，你怎麼都不怕？他回答，他說：我這樣死很有價值，我一條命換千千萬萬條的生命，我偷取國家的這些錢財，我不是自己去享受，是去放生，替國家修福、造福。他說：我死，死得感覺很有價值。所以他沒絲毫的驚駭。因此這個監斬官就照皇帝的交代，再把他帶回來見皇帝。皇帝問說：你這樣做法，你到底心裡有什麼希求？他說：我只是求出家為僧。後來皇帝就允許他出家，成了我們淨土宗第六代的祖師。所以放生這件事情，在過去很早就有了。到明朝這個時代，我們看這個文，在當時也是很流行。一直到我們今日，現在我們佛門裡面，國內、國外，特別在台灣這個地區，有很多的佛教團體，也時常有辦放生的活動。放生是佛門提倡的，戒殺、吃素、放生，這也是第一等的好事。

「戒淫殺」，這是戒邪淫，殺就是殺生。「口過」，口過就是言語的過失。這就是佛門的五戒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，五戒十善。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講的內容也是跟五戒十善都相應，他們十多個人結這個社，做好事。『行之有年』，「行之有年」就是這樣實行了很多年，他跟大家一起結文昌社，做這些好事，做了很多年。可是俞先生『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』，古時候科舉一科三年，秀才考中還要再考舉人，舉人考中才有資格去考進士。古時候最高的學位是進士，考中進士就能夠做官，國家會分派官職給他。但是他考七科都沒中，一科三年，那七科沒中就是二十一年都沒考中。這是說在古時候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功名，考中進士才能夠求到一官半職，得到國家的俸祿來養一家人。如果考不中功名，家庭又沒經濟基礎，一個讀書人生活確實就非常的困苦。這

是說他功名都考不中。

生五個兒子，四個兒子生病夭折，我們現在講夭壽，沒幾歲就死了，『病夭』就是五個兒子有四個兒子生病死了，死四個。『其第三子甚聰秀』，第三個兒子很聰明，也長得很莊嚴，「秀」就是莊嚴。『左足底有雙痣』，左腳腳底有兩顆痣，他們夫婦對第三個兒子特別的愛惜，『夫婦寶之』就是特別疼這一個。但是這個第三個兒子八歲的時候，在他們住家附近遊玩而失蹤了。『不知所之』，不知去哪？沒消息。生四個女兒，『生四女，僅存其一』，生四個女兒死三個，剩一個。所以『妻以哭兒女故，兩目皆盲』。他的太太生九個兒女，死七個一個失蹤，我們想一想，別說死這麼多個，有的人死一個、兩個就哭得眼睛快瞎了，所以她死這麼多個兒女，哭到眼睛瞎了，這我們能夠體會、能夠理解，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當中，我們都能夠看到、能夠聽到。『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「潦倒」是很落魄，「終年」是一整年都是這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沒有一件好事，所以家庭貧困，困難愈來愈嚴重，「益甚」是愈來愈嚴重。

下面說，『自反無大過，慘膺天罰』，這兩句也是他自己心裡有一點發覺。一般人，特別是我們現代人，沒讀聖賢書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不知道為什麼，自己不懂得去反省、去檢討，只是會怨天尤人，怨恨別人，甚至怨恨老天不公平，還有人怨恨祖先，怨天尤人，這是很普遍。俞先生畢竟他是一個讀聖賢書的人，心裡還有一點覺悟，「自反無大過」，他也知道因果，因為結文昌社，讀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知道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他自己遭遇這種這麼淒慘的果報，他自己反過來反省，想一想說，似乎也沒做什麼很大罪惡的事情，為什麼他得這樣的果報？天公怎麼會這樣處罰他？好像上天不但沒有保佑他，還給他這麼重的處罰。為什麼會得到這

種果報？他自己常常這樣想。當然這樣想，下面他接著就是：

【年四十外。】

他四十歲以後。

【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】

四十歲以後，因為他想怎麼會這麼淒慘？也沒做什麼壞事情，怎麼會這麼淒慘？當然心裡也很不平。所以每一年『臘月終』，農曆十二月三十（有時候是二十九），就是每一年最後一天，除夕，那一天他就自己寫『黃疏』，像我們現在佛門讀疏文，用黃紙寫的。他寫疏文，『禱於灶神』，在灶神的面前祈禱。過去我們民間都有供奉灶神，特別是除夕這一天會拜灶神。他寫疏文，請他家裡的灶神，將他的疏文向上帝報告。『如是數年，亦無報應』，這樣經過好幾年，也沒報應，也沒感覺，也沒改善，命運一樣這麼淒慘。

【至四十七歲時。除夕。】

他四十歲以後開始每一年都有寫黃疏，請灶神代替他向上帝報告，報告他做什麼樣的好事，怎麼沒有好的果報？這樣大概經過六、七年，到四十七歲這一年的臘月三十日（就是最後這一天），這一年最後的這一天就有了感應。民間風俗，這時候灶神爺上天庭，把這一家人善惡都會上奏給玉皇上帝。所以他除夕這一天：

【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】

這幾句我們就能想到，俞先生家境有多麼淒慘。九個子女死七個、一個失蹤，剩下的就是他和失明的太太、一個女兒，大年夜圍爐就三個人坐一起，面對面那個氣氛非常的淒涼。

【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】

四十七歲那一年大年夜，跟他的瞽妻一女夜坐，忽然聽到有人

在敲門，當然他起來開門。『秉燭』是古時沒電燈，點蠟燭。開門想說，大年夜這個時候怎麼會有人來找？點蠟燭，把門打開，看到一個人，這個人『角巾皂服』。古時候的人頭頂上綁一條方巾，那就叫「角巾」。「皂服」是長袍，黑色的。這種打扮在古時候是隱士用的，頭頂上綁一條方巾，不是帽子，綁一條方巾。把一塊四方方的方巾綁起來，我們現在看古裝連續劇就能夠看到，那就叫角巾，皂服是黑色的長袍。『鬚髮半蒼』，鬍鬚跟頭髮有一半是白的了，看起來年歲大概五、六十歲，五十以上。『長揖就座』，古時候的人抱拳，這是一種禮貌，我們佛門說合掌問訊，見到人的一種禮節。「長揖」就是向他敬禮，很有禮貌向他問訊作揖就坐下來。這個人他就開始自我介紹，說他姓張，從很遠的路回來，經過你家門口，聽到你們裡面一片哀愁、感嘆、怨嘆的這種聲音，我聽到特別來慰問。這裡就是把他的來意說明了。

【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】

這個『公』是俞淨意公，俞先生見到這一個人，心裡也感覺很奇怪，但是看他的儀表談吐，好像這個人很不平凡，似乎不是一個普通人，所以對他就非常的恭敬。尤其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家庭這麼潦倒的時候，諸位想一想，世態炎涼！大家說什麼鬼都不怕，最怕窮鬼，看到很窮的家庭，人人見，人人怕，為什麼？怕他借錢。在這麼貧困的時候，有人來，尤其是大年夜，有人會來家裡慰問他，一般這個時候大家都回去家裡圍爐團圓，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來慰問，當然心裡非常的感激，所以對他很恭敬。『執禮甚恭』，俞先生不敢失禮，對這個人很恭敬。我們再看下面的文：

【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】

這段文是俞先生他對張先生講的一段話，這段話照這個文來看

，當然他滿腹的牢騷，牢騷就是心裡很不平。他自己確實有才有學，有才能也有學問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紀，四十七歲了，『功名不遂』。讀書人唯一求的出路就是得到功名，考到功名，考中進士，才能夠有一官半職，領取國家的俸祿來養一家人。沒功名，可以說生活經濟就產生困難。而且『妻子不全』，妻是太太眼睛失明，一個人眼睛失明就等於殘廢，子女死的死，失蹤的失蹤。『衣食不繼』，「衣食不繼」是三餐都有困難。『且以歷焚灶疏』，「歷」是這幾年來，他每一年都有燒疏文，請他家的灶神送給上帝。『為張誦之』。灶神姓張名單，他燒疏文請灶神送給上帝，轉達，看能否改善他的家庭環境。這段是俞先生對張先生說出他的遭遇。他當然是說他跟同學結文昌社做這些好事，惜字、放生、戒淫殺口過，做這麼多年的好事，自己又有才能有學問，為什麼考試都考不中？而且「妻子不全，衣食不繼」，怎麼會有這種的果報？把這些遭遇向張先生說一遍。當然在談話當中，心裡是滿腹的不平，為什麼做好事沒好報？下面就是張先生回答他，回答他的問題。

【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】

張先生就對俞先生說，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已經很久了，而且知道得很清楚。換句話說，你不必再告訴我，我也知道，而且知道很久了。下面的話就有責備他的口氣，我們請看這個文：

【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】

這一段的意思，在《了凡四訓》的四篇文裡面沒說到，換句話說，這篇傳記也是能夠補充《了凡四訓》它的不足，做一個補充。

《了凡四訓》對意惡這部分，講得比較沒那麼詳細，這篇剛好補充它，剛剛好。所以有一個補充，也是必須的。命運這個事情，改造命運這個事情不是只有袁了凡，俞淨意先生他也遇到了，我們一般



的話說是遇到貴人了，在佛門說遇到善知識來開導他。了凡他是遇到雲谷禪師，他讓孔先生算命算得很準，但是沒辦法改變命運，受到命運的束縛。以後遇到雲谷禪師給他開示，他才覺悟，才知道命運原來是自己造的，自己造自己受，自作自受。自己造，自己也可以去改變，遇到雲谷禪師才知道改過自新，以後命運改變了。一個是遇到雲谷禪師，俞先生他是遇到灶神，同樣俞先生是遇到灶神給他開示，他自己徹底改過自新，一樣把命運改轉過來。

這是灶神告訴他、指點他，指點他的錯誤是在哪裡，說你的『意惡太重』。「意惡」就是他的心裡，我們佛經講的貪瞋痴慢、嫉妒，這些惡念太多、太重。下面就是發揮，來說明什麼叫做意惡。我們讀到這些，回過頭來觀察我們自己，這樣我們才有受用。如果我們讀到這篇、聽到這個開示，我們不知道回過頭來看我們自己的心念，是不是跟俞先生同樣犯了相同的錯誤，這樣我們就沒有受用。所以凡是讀到這些經典、聖賢的開示，我們都要反過來想想我們自己是不是有跟他一樣的毛病。如果有，我們也要改過來，這樣我們命運才會改善，如果沒改過來，命運就沒辦法改善。下面說，讀書積行，『專務虛名』，這是對俞先生說，說你讀聖賢書，過去古時候的人讀書也有讀聖賢書。積行就是他結文昌社，跟同學十幾個人結文昌社，實行惜字、放生、戒淫殺口過，這就是積行，積善行，讀聖賢書來累積這些善行。但是俞先生他的做法是怎麼樣？「專務虛名」，專務虛名是做善事不實在，只是要得到一個虛名。虛名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求名聞利養，求名，實際上沒有善心，做的善事也不實在，這叫專務虛名，不是真實的。

他自己每一年十二月最後一天，在灶神面前所燒的疏文，這些文字都是充滿怨天尤人的言語，換句話說，沒一點反省、檢討、悔改的意思。悔改就是我們佛門講的懺悔，像我們做三時繫念，或是

做一般的經懺佛事都有懺悔，懺悔就是悔改。自己沒辦法發現自己的毛病，要怎麼懺悔？當然是沒辦法。張先生告訴他，說你不但沒懺悔，自己沒反省來改過，沒發現自己的錯誤、毛病在哪裡，反過來你還怨嘆上帝，以為是上帝對你不公平，他說這樣你的罪是更加的重。『恐受罰不止此也』，他說你若這樣繼續下去，恐怕受的責罰，也就是說，受的果報不只像現在這麼淒慘，還會比現在更加淒慘，會愈來愈淒慘，不但不會改善，會愈來愈淒慘。這就是灶神給他的開示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，就是跟他說明，果報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自己造成的，你是讀聖賢書的人，讀書人應該要明理，你不但不明理，反過來怨天尤人，怨嘆別人，怨嘆天公上帝，如果是這樣，豈不是罪業愈來愈深重？如果你若繼續這樣，不知道反省改過，將來受處罰受果報不只這樣，會比現在更加嚴重，會愈來愈嚴重。這個開示等於給俞先生一個當頭棒喝，一棒打醒他。

這集的時間到了，我們講到這段，下面的文下一集再繼續向大家報告，多謝大家的收看，阿彌陀佛。